

· 05

# 新编地方志研究文选

(之二)

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

## 编 者 的 话

自治区编修地方志的工作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截止目前已有部分厅局组织了修志班子，正积极开展工作；盟市旗县的修志工作先行一步，预计今年能有十几部旗县志初稿脱稿，明年还将有更多的志书完成初稿。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特将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连同登载在全国部分方志刊物上的若干篇方志学者和方志工作者指导性、经验性的文章，汇辑成《新编地方志研究文选》（之二），供我区修志工作者研究、借鉴。

全辑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于省（区）志的整体结构、体例，以及如何把握好志书的标准；第二部分主要是如何当好旗县志主编，以及如何进行志书总纂。最后附录了有关计量单位、数字用法等方面的规定。

希望全区的修志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注意方志理论的研究，汲取先进经验，努力提高志书质量，使我区的修志工作有一个新的进展。

谨向原文作者表示感谢。

内蒙古地方志总编室

1987年5月1日

# 目 录

## 第一部分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1 )
全国十八省(区)志体例篇目座谈会在南宁市召开	( 8 )
探索创新方志总体论	董一博 ( 10 )
略论省级专志的编纂体例	张桂江 ( 17 )
新方志编纂之“六要”	陆天虹 ( 24 )
民族志特征体例谫论	彭官章 ( 29 )
经济志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吴若虚 ( 34 )
社会篇的编写	李晓飞 ( 38 )
试论用系统论指导地方志的编纂	董文安 ( 43 )
关于新编地方志书标准的综述	苏长春 ( 46 )

## 第二部分

《萧山县志稿》编纂工作情况汇报	费黑 ( 1 )
编修新县志应注意的五个问题	李明 ( 6 )
县志总纂工作经验谈	李明 ( 10 )
县志编纂与主编气质	周金奎 ( 15 )
如何搞好新编地方志的总纂工作	柳成栋 ( 27 )
总纂时主编要把好三关	梁耀武 ( 30 )
浅议县志的总纂工作	杨树民 ( 34 )
我们是怎样进行县志总纂工作的	林法仁 ( 37 )
我们在总纂中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郸县志办 ( 43 )

有关县志分志设置的几点看法	新津县志办	( 4 6 )
不断统一规范 打好总纂基础	张伯龄	( 5 1 )
蒲江县志总纂实施方案	蒲江县志办	( 5 5 )
条件 方法 质量	张绍林	( 5 9 )
我们的一部总纂法	苏铁生	( 6 2 )
县志总纂的若干问题	魏国桢	( 6 4 )
对县志《经济综述》的粗浅看法	刘治安	( 6 6 )
方志主编必须在修志工作中制定严密的凡例	龙尚学	( 7 0 )
加强主编工作开展方志评论	史继忠	( 7 3 )
认真对待 精心修改	梅森	( 7 5 )
试论新编县志的总体结构	戴佳臻	( 7 7 )
赤水县志总纂及篇目探讨	石运中	( 8 2 )
县志编修技法研究	计用福	( 8 6 )
县志编纂的横向联系问题	林衍经	( 9 2 )
一位县志主编的就任讲话	金达迈	( 9 4 )
附：		
国务院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 9 5 )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 102 )

# 胡乔木同志

## 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地方志工作会议已经开了几天，这是解放以来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地方志工作蓬蓬勃勃地向前开展的情况下召开的。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各地地方志工作已经开始有了收获；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收获。这是叫人非常高兴的事。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在这条战线上辛苦努力的各位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热烈的祝贺！

最近几年地方志工作进展很快，已经有一批省志、一批县志的专志在陆续出版；更大数量的志书的编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很多地方已有了可以经过一定加工就能够出版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优秀人才，积累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编纂新地方志的可贵经验。对于地方志工作，我虽然曾经作过宣传员，但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做过任何具体的工作，对已经出版的地方志也看得很少，因此说不上能够在这次会议上有什么发言权。同志们要求我来说几句话，我只能就已看到的少量材料、少量志书，包括这次会议上胡绳同志的讲话要点、曾三同志的工作报告、会上印发的重要材料以及我翻阅过的几本新出的县志和市志，就我临时想到的一些问题，提一点纯属个人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点，关于市志和市属县的县志问题。我看到修志的规划里面，提出市志，市（包括地区及地区级的盟、自治州）属县的县志，这样一个提法。这样提法，有它方便的地方，但也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假如说，一个市包括许多县，市志跟它所辖的县的县志怎样分工，好象没有说清楚。如果是一部完整的市志，它就不得不把所辖的各县都列在里面；同时，它所属各县如果又另修志，那么，这两者之间工作怎样衔接，体例上怎样协调？如果处理得不好，会不会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会不会发生重复，甚至矛盾，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说出什么具体意见，希望各地对这个问题能够好好考虑一下，怎样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

第二点，关于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在新方志体裁方面，大家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今后在工作中还会逐步地使它完善起来。不可能一开始就把门类、篇目都设想得很完善，把应包括哪些内容，应该怎样分出各种题目，以及它们的先后，它们的要求等等都考虑得十分周全。也可能我们在当代认为编得比较好的地方志，经过二、三十年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会感到它们还不够完善了。这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过去的旧方志分了许多门类。许多方志设立的门类不都相同，即使相同的门类在体例上也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编了许多资料性、文献性的东西。有一些在这方面比较简略，在那方面比较详细；有一些则相反。旧的地方志给我们保存了很重要的史料。对于旧方志所有的那些门类，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哪些门类没有必要再设，哪些门类过去没有而现在应当设。过去的地方志，别的问题且不说，它们有着一个共

同的缺点，就是在各个门类之间看不出相互间的影响和逻辑关系，因此，旧的地方志作为一种资料书是有价值的，但它的科学性很差，这不足为怪。新的地方志应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改善。我们不仅要门类设得比较合理，在门类的叙述上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多门类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研究本身不能在地方志里面展开，那是另外一门专门科学，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的资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为了研究地方志各门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面涉及许多学科，从历史学、各种专门的史学、史料编纂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到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也可以作为人文地理学一部来），还有民族学、民俗学等等。这里面最重要、最关键的也许是人文地理学，有关的专著听说正在出版中，这对方志学的建设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其他方面也都是不可缺少的。

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但这决不能勉强要求，只有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各位同志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武器以后，才能逐步地做到。我们要求科学化，在不能做到高度科学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要求一种比较低水平的科学化，至少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

在这方面，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同大家商量。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所谓的“政治化”，就是不适当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的色彩，这样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谨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从我所看到的新编地方志中，我感到存在着这个问题。客观的历史就是客观的历

史，不需要在地方志里画蛇添足地加以评论。地方志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余的评论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为地方志减色。事实上明清时代的地方志也有这种色彩，但是修得比较好的志书，一般说来这种过份的渲染是比较少的。当然这种志书也表现了一定阶级的世界观。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我觉得象这样一种格式就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我在这里也需要做一点自我批评，因为我也为有的县志题过词，这我决定撤销。地方志不是发表题词的地方，它也不需要任何不必要的风景照片，因为不是导游手册。至于其他不相干的照片更不需要了。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现在说的这种风气却损害了地方志的科学性，这是应当避免的。

在正文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说明编者还不很清楚在地方志里面究竟应当表述什么内容，怎样去表述。比方说，写一个人物，写完了他的事迹以后，忽然加上一句“某某同志永远活在某某地方人民的心中”，下面还有个惊叹号。这不合乎地方志的体裁。还有象这样的措词：“某某地方的人民正在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奋勇前进！”这些语言都不是地方志的语言。明清时的地方志确实没有这类东西。我们不应该画蛇添足。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在这个范围内，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如果说不能做到后一点，至少要做到前一点。希望我们所有地方志的编辑同志一定要在自己所编辑的地方志中，杜绝任何空话，摆脱任何宣传色彩，

使我们编出来的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让它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尽管它不是一部科学理论著作，但是它究竟还是一部科学文献。这样，它就可以赢得读者的信赖。

在地方志每个门类下面要提供哪些资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作更多的探索。例如有的县志中有这样一个门类，叫“社会”，这是很好的，是旧志所没有的。但“社会”这个门类中，究竟要包括些什么内容？值得研究。例如它可以有以下的内容：人口的构成和分布，居民区的结构和分布，在解放以后、特别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职业组成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县志里常常可以看到“教育”这样的门类，但在“教育”这个门类下，只是列举了有多少学校、多少学生，或它们逐年增长的数字，却没有说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如何，教育事业面临的障碍是什么，文盲所占人口百分比和组成状况，在实行义务教育制以后所面临的问题。社会上有些什么样的犯罪活动，在这些犯罪活动里面，有哪些可以作为社会问题列在“社会”门类下面，怎样写才比较适当。诸如此类，都需要研究。所以地方志的体裁有很多问题，要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解决。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志，各位地方志工作的先锋，在这方面能够多多地考虑，多多地尝试，使我们的地方志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科学的要求，使这部文献的科学价值更高。

第三点意见，就是地方志的份量。我想，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每个方面的说明要象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份量太大，份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种又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

第四点意见，是关于出书的速度。曾三同志说到，有可能在2000年或稍长点时间做到省、市、县志书都出齐。提出这样要求是非常积极的，只是我担心恐怕不容易实现，如果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就更不容易实现。比方说，我们能不能要求全国每个县或相当于县的单位毫不例外地都能编出自己的县志？估计大多数县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有很少数的县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比方人口很少，居民点很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县，现在就不可能考虑编县志。还有其他不容易解决的现实问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不能编县志的县，可以先由县或地区编出一些资料，那怕这些资料是不适于印刷出版的，以便将来利用。就在可以编县志的地方，也不能把修志工作看得过分轻易。与其出一部很不得体的县志，不如暂时出一部油印或铅印的资料，作为一种稿本而不出版要更好一些。可以等到过了几年，有了合格的编辑，编写新地方志的经验更多一些，所写的稿子更加成熟以后再出版。我说这样的话，是出于对地方志工作的爱护。我不希望在我们这一代编出来的县志和其他志书有某一些很不适应，很不够格的东西混杂在里边。我希望我们这一代出版的地方志都是比较够格的，这也是符合我们时代、我们国家的要求的。

第五点，出版发行问题。如果志书的质量等条件都具备，当然应当公开出版。我们过去关于保密问题的某些规定现在看来不太合适，需要作一些改革。要使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能够掌握到必需的实际资料。现在有些问题也许并不属于保密问题，而是把根本不属于地方志范围的材料硬塞进去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负责编辑地方志的同志，负责审稿的同志当然要处理。这里所涉及的是编辑水平

问题，而不是保密问题。

地方志的发行，也有很不相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志发行后可以很赚钱。另一些地方志就有困难，出版社不愿出版，要求国家补贴。在这样情况下，志书就不可能印得很多，更不能份量太大。决不能指望国家财政的补贴，而只能要求自己精打细算，作好安排，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地出版。

# 全国十八省(区)志体例篇目

## 座谈会在南宁市召开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湖北、山东、安徽三省发起召开，并委托广西通志馆筹备整个会务的省（区）志体例篇目座谈会于1986年10月8日至13日在广西南宁市举行。参加会的有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安徽、江苏、云南、贵州、甘肃、青海、陕西、内蒙古、广西等十八省（区）和北京市、桂林市的部分地方志领导同志、修志人员，以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同志，共计四十二人。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围绕省（区）志的体例篇目汇报情况，研究问题，其间分汇报、讨论、交流三个段进行。同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专门召集部分省（区）汇报了民族地区民族志编纂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

会议上汇报的内容分三部分：省（区）志编纂工作的进度和设计体例篇目的过程、基本原则，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各省（区）汇报的基础上，集中讨论、研究了有关省（区）志体例、篇目总体设计中的八大问题，即：总体设计的原则和层次结构；总体设计中的科学性、系统性、专业性与综合性、分与合的关系；总体设计的整体性与内容上的重复交叉；总体设计中的地方特点；省志专志内容和模式，纵与横的关系；要不要设《经济综述》；民俗志中的社会新风，政党史和政务志的类目设置。

在对以上共同存在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中，与会同志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省（区）志的总体设计和总纂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编纂地方志中的重要工作。大家一致认为要编好一部志书，总体设计和框架结构必须具有整体性、时代性、科学性、地域性；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能搞固定的模式。同时，认为在一些专志中必要的交叉重复，比如：教育、科研、工业等，应坚持大集中、小分散和详与略的方法去记述。对于横与纵的关系，基本是经济部类宜横排纵写，政治部类则宜纵排纵写；要本着宜横则横、宜纵则纵，不要拘泥于旧志的束缚。对于省（区）志中的志目设置，各地不必强求一致，只能因地制宜。一般是隐分大类，明设小志。至于设“经济综述”还是设“经济综合志”，大家认为设“经济综合志”较好，比较切合志体。河南省提出，为集中记述建国以来三十多年的经济变革设“经济变革志”，为了记述好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设“革命斗争志”，可以供各地参考、研究，这是一种创新。大家还认为，地方志必须突出地方特点，在总体设计中，为了把地方特色记述更好，有的志目可以升格，重点集中记述。相反有一些事业不是当地的特点又可

以降格，归并在有关专志中记述。地方志中要设“民俗志”，“民俗”既是一门科学，又是历代编志的传统。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风俗习惯，对我们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民俗志”中记述和反映社会新风，应分别记入有关部分，不宜单独设社会新风条目。这样有利于展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移风易俗的内容。民俗具有继传性、普遍性、而好人好事之类的社会新风与民俗不同，很难说有继传性、普遍性。并且在“民俗志”中也不必专设“陈规陋习”记述。因为各地、各民族的情况不同，往往差异性很大。记风俗习惯应重在事实的记述，不宜去贴“陈规陋习”的标签。至于“民俗志”和“民族志”中的重复交叉可采取详与略的方法去处理。

会议由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密加凡同志作总结，他讲了两个问题。一、这次会议是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委托召开的，很及时、很必要。对全国几年来省（区）志的编纂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总体设计的体例篇目问题作了讨论和研究。这次会议准备充分，总结了实现经验，会风正，学风好，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二、几点个人意见。①要正确认识地方志的社会功用和生命力，充满信心把工作搞好。地方志不仅当前有用，而且对以后也很有用。如果没有用，中央领导就不会大声疾呼，各地也不会兴师动众地开展修志工作。但是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我们编纂地方志确实要革新，要改革。地方志是一门科学，基本特征要保持，基本体例要保持，否则就不成其为地方志。地方志是记事体，讲究横排纵写和断代。当代人修当代志，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地方性、资料性是地方志的性质，它为地方领导者提供决策的依据，要努力把地方志信息化。②编修地方志是一项系统工程，千万不要轻易换人。要保持一部志书的总体设计和总纂人员的稳定。地方志务必要做到资料的完全和准确，记人叙事要明其因果，激还始末。这是起码的标准。如何保证质量，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我国的《宪法》规定为准绳。因此，我们的修志人员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注意掌握地方志的记实性和资料性，以大量的资料和数据来修志。同时，要提高我们宏观的修志技术。比如，《经济综述》在《台湾志》也设置了，主要记述经济指标、经济效益、资金周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我们有的同志专看旧志，不认真学习各种专业性知识，这是编不好新地方志的。③断限问题。我们湖北省不搞贯通古今，上限断至1840年，下限为1985年。至于以前的在附录中适当反映。我们主张革新志体，精减内容，压缩篇幅，加快进度，早日成书。

而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曹贵林同志讲了四点希望：①关于志书的总体设计、框架结构在《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的第十条，要求具有时代性、整体性、科学性、地方性，不搞千篇一律，要在共性中发现个性。②既要保证志书质量，又要加快进度，防止旷日持久。在《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的第四条，请大家认真照办，正确认识地方志的功能和生命力。③要加强领导和技术业务指导，以及修志队伍的自身建设，要努力学习政治，提高思想和业务能力。④希望大家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加强联系，取长补

短，互相学习，共同早日完成修志任务。

## 探索创新方志总体论

董一博

按：本文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成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在哈尔滨市所作学术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对我们总体设计自治区志，很有指导意义，特转载之。

### 方志是个系统总体工程

长期以来，我们陷于对一些问题的困惑与迷茫之中，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辗转考虑，百思莫解，我们不是没有提出过应该解决的问题和方法，或者在执行者来说，并不是知道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但却看不到有实效的结论，这是为什么？“苦思无益，不如学也”，我们再度带着问题学习，方才领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站在现代科学高峰，用历史的反思、现实的考察，及对问题的实质，全部而深入地进行理论思考。现在谈谈我个人的认识：

#### （一）关于方志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通过学习和实践，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理论洞察力，方志研究及其工作，必将丧失其科学价值、实用价值和社会意义。仅就本届修志来讲，有不少方志理论战士脱颖而出，是值得称道的喜事，但从整个方志学界来说，方志理论的研究工作是极其薄弱的，特别是方志学理论的整体结构的研究，方志学方法论的研究更属少见，甚至是被忽视了。

我们知道，方志学的整个理论体系，一般分为三个层次：方志观、方志学及方志学方法论。它们以丰富的理论系统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但各自研究的对象不同，范畴的区别，则各具特点。我们所谓的方志观，是新方志理论的核心，也是它生命的所在，它是人们对方志总体运动及其规律性认识的哲学概括，它也是方志学的基本原则和方志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方志观，也是我国方志工作者研究方志的主要理论根据。

方志学，是对方志学研究的目的、功能、社会作用和具体内容的理论结构的逻辑概括。它侧重于为什么研究方志学和怎样研究方志学的问题。同时指出研究工作必须遵循的立

场、原则和方法等问题。

方志学方法论，是方志工作者特有的认识工具，是形成方志工作者研究能力的要素和保障，并促使方志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规范化、多样化、提高效率、提高素质，从而使方志工作的主体认识同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规律尽可能趋于一致。而方志观、方志学都包含着基本的方志学方法，但是，方志学方法的内容，则较方志观、方志学更为具体、实际和丰富。如若说，方志观是决定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确，方志学是指导研究的成果如何为社会服务，而方志学方法则是决定研究所能达到的深度、广度及其效率、素质。可以肯定，方志学方法的不善，或者贫乏、落后，其结果必将导致方志工作者的狭隘、肤浅、呆滞，在旧的泥坑里挣扎不出来，而达不到研究和工作的预期要求及其水平，甚至违反了研究和工作的目的，丧失了它的科学价值和实用价值。

当前，我国方志的研究工作也同实际工作一样，有的地方不仅没有把方志观和方志方法置于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理论下，使之成为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恰恰相反，却大大落后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总水平之后，自我丧失了科学手段、原则，制约性、逻辑力及其应有的科学效能，显得颟顸无能。为了迎接科学技术革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改革的挑战，特别是完成时代、人民和党交给我们的历史使命，加强研究方志方法，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必须立即调集广大群众的智慧来彻底反对窒息的和封闭的所谓理论体系。

诚然，在重视和研究方志方法的同时，也应注意出现的苗头与倾向：

1、对旧的方志学理论及其方法教条主义倾向。勿庸讳言，旧方志理论，组织形式以及方法论等等，在当年的时代里，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树立了不朽的功勋，至今仍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但是，历代沿而习之，很少有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去明其是非，定其真伪，别其臧否，断其宏鄙，鉴其崇庸，而是依然用旧的观点、方法去套叙其所志的实际，以致依稀在旧观念氛围里打转，理论上恪守不变，方法上了无新策，根本跃进不到新的境界上来。还认为这是义守上旨，即使错了，也是责在他人，与己无关。何况守旧容易，创新难，有如创新多惹是非，何若守旧求稳的思想也是十分危险的。纵观两千余年的修志工作及八千数百种的志书，在其体例、篇目、文体、结构以及章学诚氏讲的“志义”等等，截至本届修志前，何曾有过一新面目？松山元秀讲的：“其体例与从前全然没有变化”的批评是正确的。严重的问题，就是保守思想、教条主义作怪。

2、对引进最新成果（包括学术研究、发明创造以及经验教训的积累）的简单化。由于生产发展、工业进步、科学研究、科学实验、发明创造，特别是新学说，如概率论、信息论、系统论、模糊数学及其控制论等的创立，《后工业革命》、《大趋势》、《第三次浪潮》的相继问世，遂即震醒了图思奋进的古老中华，但在思想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情况：一是不同条件情况，拿来我用；二是封闭保守，坚决抵制；三是立足现实，改革积弊。从整体和长远出发，首先是发扬优良传统，发挥优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上狠下功夫，其次，破除封闭，本着学术无国界的精神，吸取众长，使我们的方志总体结构更完

美，更富有实用性。使我们的方志理论研究及其工作，更有能力随着时代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自我发展与更新。

3、学术问题上的门户之见。门户之见，实际上是封闭形的落后表现。“各抒己见”是学术活动的根本动力，动则活，不动则死，活的真义在于动，所以叫活动。我们认为，知识需要启示和相互补充，思维的震荡散发，也需获得共震，才能活跃，发挥其辐射能和凝聚力。要造就高深知识的大智，也只能在学术争鸣中涌现，并使这种大智转变为生产力。

开明和闭暗是一付对立的矛盾，开即可明，明则进，闭必成暗，暗则止，这是个普遍常识，没有“春风大雅能容物”的精神，没有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敏感地接受新事物的起码态度就不可能杜绝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要真正认识到：“失去争论的世界是冷清的世界，缺乏争论的理论是僵化的理论”！勇敢地担负起一个有造诣的方志学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方志研究及其工作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并关系到我们的方志理论及其事业能否改观的关键性问题。

## （二）地方志是个系统工程科学

为了介绍得更明确些，不妨抄录一段词条：

系统科学一般是系统和系统工程的统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把生物有机体当作一个系统来研究。1956年他发表了《一般系统论》，确立了适用于各种系统的一般原则。一般系统论现已广泛渗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并作为学科的组织管理的系统方法运用于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中，形成了称作“系统工程”的应用科学。系统科学促进了现代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其原理及其应用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的体现，它的形成和发展又使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日趋丰富。

通俗地讲，人体可以分为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分泌系统、心脏系统等等，而这些系统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制约的有机运动整体，如病在某一系统，其健康状况却在整体上反映着种种表征，更会影响到其他系统。

“地方志面向百科，百科走进方志”，百科以自己的系统进入方志，有的以单科子系统或孙系进入方志的，其中也有后认亲列入某一近亲母系统之下；或者干脆以母系统身份，率领庞大的族类，若干子系统、孙系统而进入方志的。总之，不管它们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方志，必须是按族类和个体的自我身份进入系统序列，就是我们方志体例中篇目的组合，服从于全志系统，不允许闹独立性。

旧志体例有的多至一百数十篇，分门别类支离破碎，或非其族类，同一系统，或父祖儿孙，门户等同，重叠交叉，固不殆言，而各立栏界，老死不相往来，互无作用与制约关系，尤其尧禹山川，沦为伪册，襄鄂面目，死于庸毫，以致不类篇翰，齿莽助勤，则比比皆是。一如市场之杂货商店堆放乱杂，茫然难取，似此，大抵不悉系统工程原理，不了解事以类归，物以群分，凡属于鉴裁者，合之则极包罗万象，分之则尽剖析之能。故曰全志则是个大大小小系统的有机几何体的结构。当时是符合系统工程和总体结构原则的。

新编方志，是要求在旧的基础上，吸收其合理部分，又对其观点、方法上剔其积弊，扬其优良传统，增益其所不能者。

有必要指出，在整个方志各个系统之间，都存在着交互作用，运动着的各个部分，有着一定程序的联系，构成网络结构，可能是同步运动，也可能是非同步的错落运动，所以在各种社会现象，各种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思想认识，有着千差万别，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从方志的合力出发，研究方志不仅要考察各种现实与已往的因素及各系统自身的活动，还要在此基础上，考察各种因素，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对一方一代的自然、社会、历史、现实、百科之业，作综合的、立体的研究，运用多观点、多线索、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交叉研究法和记述法，把事件与人物的多重性、多向性加以考察，从宏观到微观，从动态到静态地有机结合。力戒单一出击，单一否定或肯定问题，或是一点、一线、一言、一行、一角度、囿于政治或学术上的偏见。

总之，只有系统分析，才能有系统综合，只有分析与综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最佳方案，同样，在系统处理资料、系统组织编写、系统审定、系统出版等一系列的科学系统之下，是一种最为完善、最可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需要在研究系统、识辨系统、组织系统上狠下功夫。

### （三）地方志是一部整体著作

众所周知，地方志是一部、一地区、一阶段，多事物、多层次、多时空、多系统，涉及到众多科学的网络交叉整体结构。它是一部书，不是各具体例的丛书。它的基础单位是节，节自成系统，由各个节系统组成章的系统，章自成系统；由各个章系统组成篇的系统，篇自成系统，又由各个篇的系统组合为全志书的总系统，构成一个宝塔式的也是立体的系统工程整体结构，一如巍峨的宫殿，楼台殿阁，廊檐峰房，各抱地势，钩心斗角，部分对整体负责，但保持着自己的风格和一定的独立性，是属于整体的部分，整体包罗万象的部分，给部分以整体下的自主权，使部分自身、部分与部分之间、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一个默契协调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

在上述原则下，必须处理好几个关系：

1、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亦即总的系统工程对各系统的关系。全志书是个总的系统工程。它对各部分系统是个民主的领导关系；既不放任自流，要求各系统遵守条例与凡例要求，也不包办代替，使各系统的主动性能充分得到发挥，尤其对各系统无亲疏之分，但有轻重之别，协调关系，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发展，在总的系统工程上对方志观、方志学及方法论等方面有正确的体现，并保证志言、志德的贯彻。

2、部分对整体的关系，即分系统工程对整体工程的关系。任何一个学科及其事业进入方志，是部分对整体，分系统工程对总系统工程的关系。不能因其大就恣肆发挥，不能因其小就弃置不取，基本之点，就在于对总系统工程发挥应有的作用。从方志的总体结构来看，似乎都是平铺的框架，没有主体。我们把各方志系统合而组织结构的整体，变成